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二十五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二十五 經部

詩緝卷二十五　　宋嚴粲撰

文王之什　大雅

釋文曰自此以下至卷阿十八篇是文王武王成王周公之正大雅文王至靈臺八篇是文王之大雅下武至文王有聲二篇是武王之大雅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詩記曰按呂氏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周公莫能作也

此詩周公述文王之德業以戒成王也文王未嘗稱

王曰文王者追稱之也言受命作周者推本之辭也作造也造周之王業猶康誥言肇造區夏也天命歸於文王而文王退然不敢當故在文王時無受命之說泰誓牧誓猶皆不言文王受命至大告武成乃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葢武王既得天下之後推本言之凡經中稱文王受命皆謂天命歸之而已文王未嘗當而受之也中庸記孔子之言曰武王末受命武王末年方受命文王何嘗受命乎史遷因詩書有

受命之語因謂文王受命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漢儒又雜以讖緯之說則亦誣矣游氏曰泰誓稱文王爲文考至武成然後稱文考爲文王則可知矣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於音烏○疏曰於歎美也○傳曰昭見也見賢徧反周雖舊邦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爲邦舊矣其命維新補傳曰始命以國令命以天下有周不顯帝命不時傳曰不顯顯也不時時也○王氏曰不顯所以甚言其顯不時所以甚言其時也文王陟降傳曰陟升也在帝左右

首章述文王以天德受天命也大雅皆用王者之禮

周既追王文王此詩又推原受命之由而歸之故言在上尊之也於乎其德昭見于天矣歎美其德之盛言之不能盡也周自后稷以来為邦舊矣而天之命周則維新始命之以有天下也周家豈不顯乎言王業浸盛也天命豈不時乎言適當其時也葢以文王德合乎天升降進退常若在上帝之左右無一動之非天也○鄭以大王遷岐始居周原不必如此拘也周但言周家耳

亹亹文王亹音尾○傳曰亹亹勉也令聞不已聞音問○箋曰令善也聞聲聞也陳錫哉周箋曰文王敷恩惠之施○左傳宣十五年詩曰陳錫哉周能施也○李氏曰哉語辭也侯文王孫子傳曰侯維也○補傳曰不曰子孫而曰孫子謂孫又生子言其遠也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傳曰本本宗也支支子也凡周之士疏曰士者下至諸侯及王朝公卿大夫總稱不顯亦世朱氏曰不顯亦世猶曰豈不顯乎其亦世也蓋言其傳世永久而以不顯二字歎之以足其辭也

次章述文王德澤之遠也亹亹純亦不已也文王之誠不已而令聞亦不已誠之著也陳錫敷施也推懷

保惠鮮之澤也言亹亹而繼以陳錫由精神心術而達於政事設施同此一誠之運不誠則不溥也陳錫於周者錫民也而及其孫子葢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孫子也欲成王知今日之享有天下皆文王之澤而罔敢失墜也文王之孫子其本宗百世為天子其支庶百世為諸侯盛德必百世祀也不特孫子之盛如此凡周之士皆光明俊偉其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箋曰猶謀也○傳曰翼翼恭敬也○箋曰忠敬也思皇多士傳曰思辭也○詩記曰顏氏漢書注云皇美也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傳曰楨幹也濟濟多士濟齊之上○詩記曰顏氏漢書云濟濟威貌文王以寧

三章述周士之盛也周之士世世相傳其德甚顯其為君謀事翼翼然忠敬美哉衆士生此周王之國也惟周王之國能生此衆士也生此王國天生之也王國克生文王教化作成之也此多士為國之楨幹牆

恃榦而立國恃人而立故濟濟然衆盛之多士文王賴之以為安也○釋詁云楨翰儀榦也舍人云楨築牆所立兩木也王后維翰及維周之翰傳皆云榦也疏云榦者築牆所立之木然則楨也翰也榦也一物也字當作榦傳寫誤作幹鄭以此為幹事之臣失之矣

穆穆文王釋訓曰穆穆敬也○郭璞注曰容儀謹敬於緝熙敬止於音烏○歐陽氏曰緝續也熙廣也緝熙云者接續而熙廣之也○朱氏曰亦不已之意○疏曰止語辭假哉天命假音

瑕○蘇氏曰假大也有商孫子箋曰有臣有之也商之孫子其麗不億曹氏曰麗附也○今曰附麗言其徒黨也○疏曰不止於一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今曰本詩侯文王孫子侯于周服皆為發語之辭孔申毛義作維是也服謂有職事也

四章述文王以敬德受命代商也文王盛德之容其敬穆穆然於是歎美文王之心能緝續熈廣其敬矣蓋形諸外者皆其根諸中者表裏一始終一也穆穆者中庸之齊莊有敬即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也緝熈敬止者中庸之至誠無息即純亦不已也所可見者

容也故穆穆足以形容之所難言者心也故緝熈不足以盡而又以於發之大哉天之命文王使之臣有商家之孫子也文王之時未能有商之孫子盖推原周之代商由於文王故以為文王能有之也商之孫子其附麗之者實繁有徒不止於一億泰誓所謂受有億兆夷人武成所謂受率其旅若林也然上天命商孫子維于周而服職其徒黨雖衆不能勝天也故孔子云仁不可為衆也朱氏曰此詩之首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昭次

章言其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然後所以昭明不已者乃可得而見焉然亦多詠嘆之言而語其所以為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後章所謂脩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他求哉

○釋詁云穆穆美也釋訓云穆穆敬也是穆穆有二訓也少儀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曲禮天子穆穆諸侯皇皇鄭注皆以為容止之貌郭璞注穆穆云容儀謹是穆穆有美敬二訓而皆為容儀也○舊說以侯為君謂為君於周九服之中此觧侯于周服則順觧侯服于周則不通今考釋文云服事也用也故為臣

而見用謂之服言服行其職也曲禮云艾服官政酒誥云服休服采多士云有服在百僚多方云有服在大僚多士多方皆誥殷士而謂之有服言其見用之意即此詩所謂商之孫子侯于周服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傳曰膚美也敏疾也祼將于京祼音貫○傳曰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疏曰郊特牲云周人尚臭尚臭者一代之禮文王之時未必已然亦可據後而言也以祼是祭禮當須行之故言將行也宗廟之祭以祼為主於禮王正祼而后亞祼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又從太宰助王祼言太宰贊王小宰贊太宰是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此舉祼將以表

祭事見殷士助祭耳不必專助行祼也○朱氏曰京周之京師也○京師又鮮見公劉

厥作祼將

常服黼冔音甫許○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存商制也○黼鮮見采菽○疏曰周冕無繢繡之飾則殷冔亦不以黼為飾黼自衣服之所有也殷之諸侯祭服亦九章而下不止於黼舉一章以表之耳○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以黼為裳也○傳曰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疏曰郊特牲及士冠禮皆云周弁殷冔夏收故知冔殷冠也彼云周弁此云冕者以周自大夫以上祭服皆用冕服故傳以冕言之實冕而謂之弁者周禮弁師注云弁古冠之大號官名弁師職掌五冕故知弁是大名也

王之藎臣藎音燼從韻○箋曰王斥成王○傳曰藎進也○詩記曰藎者忠愛之篤進退無已也○朱氏曰盖以戒成王而不敢斥言故以藎臣言之猶所謂敢告僕夫云耳

無念爾祖傳曰無念念也○疏曰爾祖文王也

五章述殷士祼將之事以為戒也商之孫子而維服職于周見天命之不常惟德是歸也殷士總言商之孫子及其舊臣猶書稱爾殷遺多士及茲殷庶士也祼謂以鬯酒獻尸尸受酒而灌於地以降神也行祼之禮謂之祼將殷士之膚美而敏疾者乃祼獻行禮于周之京師以助周祭其作祼將也服殷之常服黼裳而冔冠也黼裳商周所同黼裳冔冠則商之制也王者尊先代之後不變其服亦因以為戒也故呼成

王忠藎之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乎謂不以文王為念則將墜厥緒周之孫子及其臣又將服周之服而助祭於他人之廟矣詩記曰前漢劉向上疏云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郊特牲云灌以圭璋注云灌謂以圭瓚酌鬯始獻神也論語禘自既灌而往朱氏觧云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字皆作灌洛誥王入太室祼夏氏觧云祼灌也謂以圭瓚酌於爵以獻尸

尸受酒而不飲因灌於地故謂灌也然則因其灌之於地故名之為祼經字作灌古字通也祭統云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郊特牲又云既灌然後迎牲是祼為祭祀之始故為重也小宰注云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不祼○此詩祼將于京及大明曰嬪于京于周于京毛氏皆以為大取公羊衆大之說謂京師也又以思齊京室之婦為王室亦京師也鄭氏唯祼將于京從毛說其餘以為周地之小别名皇矣

依其在京毛以為大阜鄭還以為周地名公劉乃覲于京京師之野于京斯依毛以為大衆所宜居之地鄭以為丘之絶高者公劉居豳所言京自是高丘非岐周地名之京若周都稱京師則因岐周地名之小别而稱之大雅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從後稱為京師也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聿音遹○朱氏曰聿發語辭○詩記大明觧曰左傳注云聿惟也

永言配命箋曰永猶常也○蘇氏終風觧曰言辭也○疏曰天以王者為配○詩記曰王者代天理

物操典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喪去聲○箋曰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駿音峻又音俊易毛音異師衆也

鄭音亦○傳曰駿大也

六章戒成王念祖而鑒殷也成王得無念爾祖文王乎苟念之在脩德而已脩德則能長配天命而自求多福矣配命謂王者與天為配天大王亦大也天之付予萬物謂之命王者宰制天下亦謂之命以王者之命配天之命也自求多福謂求諸已而不求諸天

也德者民心之所歸得民斯得天故殷未失其民之時能配天矣配命言其用配天言其體其意一也後人不脩厥德則失其民而天命去之宜以殷爲鑒則知大命之難矣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失其民也詩記曰大學云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遏於葛反○傳曰遏止也○朱氏曰絕也宣昭義問疏曰宣昭布明也○箋曰義問以禮義問老成人有虞殷自天箋曰有又也○傳曰虞度也上天之載傳曰載事也無聲無臭釋文曰臭凡氣之總名儀刑文王朱氏曰儀

象也○傳曰刑法也萬邦作孚傳曰孚信也

七章申六章鑒殷法祖之意也天命不易矣無使遏絕於爾身當宣布昭明以義理詢問於人而又虞度殷之所以自天者殷之亡也實自於天天命無私可以為鑒也鑒殷之所以失必法文王之所以得四時行百物生天之事也而無聲音臭氣之可求惟儀象刑法於文王則萬國孚信之矣文王即天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朱氏曰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詩○李氏曰大雅之詩則謂之大明小雅之詩則謂之小明

明明在下今曰重言明者至著也赫赫在上今曰赫赫顯而可畏之意天難忱斯傳曰忱信也不易維王易毛音異鄭音亦○今曰不易本傳無音駁命不易毛音異此亦音異矣命不易哉同疏以毛亦如字非也天位殷適音的使不挾四方挾朱如字毛音浹○朱氏曰挾謂挾而有之○錢氏曰挾猶持也

首章專述天命喪殷之事也首二句泛言天人之理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

為甚嚴也在下而明明則達乎上在上而赫赫則監乎下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是故天難信而不可恃為君豈不難哉觀紂居天位而又為殷之正適以不脩厥德乃使不得有其天下斯可見矣詩記曰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則下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我有周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

○舊說以明明在下為文王非也首章先泛言天人之理然後及殷亡之由為美文武張本次章乃述太任生文王其後乃又述文王生武王及伐殷之事以

成首章之意其言皆有次序也

摯仲氏任摯音至任音壬○傳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中去聲自彼殷商朱氏曰殷商商之諸侯也自周而言則諸侯皆商也來嫁于周曰嬪于京嬪音頻○傳曰嬪婦也○朱氏曰京周京也○京考見文王京京師鮮見公劉乃及王季傳曰王季大王之子文王之父也維德之行大任有身大音泰○王氏曰摯仲氏任繫其夫而言大任繫其子而言○傳曰身重也○箋曰謂懷孕也生此文王

次章述大任生文王也摯國中女任氏從殷商之地來嫁于周將述商亡而周興故以摯繫商與周對言

之也曰嬪于京謂以婦道見稱於周也乃配王季而與行德同志意也於是大任有身而生文王朱氏曰將言文王之聖而追本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書嬪于虞謂能行婦道也毛以京為大謂京師鄭以為周國之地小別名蓋謂王季時其居未得稱京師也然大雅作於成王之時皆用王者之禮從後稱周京耳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箋曰翼翼恭慎貌○朱氏曰小心翼翼即前篇之所謂敬也昭事上帝箋曰昭明也聿懷多福聿辭見文王○蘇氏曰懷來也厥德不回朱氏

曰回邪也以受方國

三章言文王之德天人所與也文王小心翼翼然恭敬以明事上帝至誠之運與天周旋也遂能懷來多福蓋其德不回邪故受此四方侯國之歸也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天監在下箋曰監視也有命既集傳曰集就也○曹氏曰翔而後集之集言有所擇而就之也文王初載朱氏曰載年也天作之合傳曰合配也在洽之陽洽音峽○傳曰洽水也○釋文曰馮翊有郃陽縣應劭云在洽水之陽郃音洽○穀梁傳曰水北為陽○朱氏曰洽

水本在今同州郃陽夏陽縣今流已絶故去水而加邑渭水亦逕此入河也**在渭之涘**音俟○渭鮮見邶谷風○傳曰涘厓也鮮見王葛藟○李氏曰國語鄭語云前河後莘韋昭注云莘國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戰晉侯登有莘之墟杜元凱注云莘故國名今此詩云在洽之陽在渭之涘則是馮翊之間與鄭衛之地全不相干涉當以此詩為證左傳國語闕之可也**文王嘉止**朱氏曰嘉昏禮也**大邦有子**朱氏曰大邦莘國也子大姒也大姒之大音泰○今曰子女也論語以其子妻之女亦稱子

四章述天生大姒以配文王也文王有盛德而天監之於下大命集焉文王初年天為生配在洽水之北渭水之涯指莘國也當文王嘉禮之時而莘國有賢

女殆非偶然天實為之朱氏曰將言武王伐商之事故此又推其本而言之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俔牽之去又音峴胡典反○說文曰俔譬也文定厥祥朱氏曰文禮也祥吉也○箋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使使納幣也親迎于渭迎去聲

造舟為梁造音慥○傳曰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箋曰天子造舟周制也殷時未有等制○疏曰李巡云比其舟而度曰造舟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併兩船曰方舟一舟曰特舟孫炎云比舟為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版其工即令之浮橋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故制為天子法耳不顯其光

五章述文王親迎之事也大邦有賢女譬天之妹尊

之之辭也卜而得吉則以禮文定其吉祥而納幣焉文王親迎于渭水之傍其渡渭也敬重昏事比舟為橋梁傳曰乘船危就橋安所以去危而就安也豈不顯其光輝乎程子曰先儒以親迎于渭謂天子須親迎文王親迎時乃為公子未為君也況周國自在渭傍不是出疆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京考見文王纘女維莘纘音纂○傳曰纘繼也莘大似國也長子維行長上聲○傳曰長子長女也○行觧見邶泉水篤生武王傳曰篤厚也○王氏曰天既生文王又生武王是之謂篤中庸云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保佑

命爾右音祐○傳曰右助也燮伐大商燮蘇接反○傳曰燮和也○陳氏曰燮伐有和順之意順天命以伐商也

六章述太姒生武王也有命自天而降命文王於周之國於京之地矣謂興王業也周為國號京其所都之邑也能繼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既生文王又生武王是眷周之厚故言篤生保安之右助之而命之以伐商以順而動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燮伐王氏曰言大商所以大文

武之德以為商大矣非德之大不能伐之也

殷商之旅傳曰旅衆也其會如林會如字舊音膾○疏曰會會聚也矢于牧野傳曰矢陳也○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釋文曰牧野在朝歌南七十里維予侯興箋曰侯諸侯也○朱氏曰予侯猶云我后也商人之稱武王也上帝臨女音汝○箋曰臨視也無貳爾心長樂劉氏曰貳疑貳也○朱氏曰武王非必有所疑也設言以見衆心之同非武王之得已耳

七章述武王伐商也牧野之戰殷商之衆其會聚如林木之盛陳于牧野雖衆而不為用維欲我后武王之興此商衆且謂武王曰上帝臨視於爾爾勿疑貳

而不進承上文殷商之旅設為商衆告武王之辭見商民罔不欲喪而惟恐武王之不至也衆心所同即是天意伐商之事非特周人所欲亦商人所望武王順天應人而已武成言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此詩所陳皆事實也

牧野洋洋音羊○傳曰洋洋廣也檀車煌煌音皇○䟽曰檀木之兵車○傳曰煌煌明也駟騵彭彭騵音元彭如字音棚考見出車○傳曰駵馬白腹曰騵上周下殷也○䟽曰郭璞云

騂赤色黑鬛也檀弓說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赤明其有義故知白腹為上周下殷戰為二代革易故見此義檀弓亦言戎事乘騵明非戎事不然因此武王所乘遂為一代常法彭彭彊盛也**維師尚父**傳曰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朱氏曰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也**時維鷹揚**曰鷹爽鳩也**涼彼武王**涼音亮○傳曰涼佐也**肆伐大商**箋曰肆故今也○朱氏曰遂也○肆解見緜**會朝清明**箋曰會合也○曹氏曰武成云陳于商郊俟天休命孔安國云休命謂雨止畢陳也六韜云武王東伐至河上雨甚雷疾太公率衆先涉然則至畢陳乃雨止而清明

八章終上章伐商之事言得天人之助也牧野之地洋洋然寬廣非用權詐間道襲之也檀木之兵車煌

煌然鮮明其駟馬乘騵彭彭然彊盛旣整且暇所謂堂堂之陣也太公望為太師而號尚父如鷹之飛揚奮擊而無所畏以佐武王而伐商會戰之朝乃雨止而清明是天相之也史載行師以雨敗者多矣故以會朝清明為得天助太公先涉畢陳而雨止故以尚父鷹揚發之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緜彌延反韻亦作綿 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大王遷岐而人心歸之肇基王迹故曰文王之興本
由大王也

緜緜瓜瓞音迭○傳曰緜緜不絶貌瓜紹也瓞瓝也音雹○箋曰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
似瓝故謂之瓞緜緜然若將無長大時○疏曰瓜瓞瓜
紹之瓞也緜緜微細之辭瓜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
瓜小者曰瓞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
其小如瓝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故云瓞瓝也近本
之實言紹者繼先歲之瓜猶長子之繼父瓜實近本則
小今驗信然后稷乃帝嚳之胄是嚳之繼為瓜而稷為瓞自
稷以下祖紺以前皆為瓞紺音贑○朱氏曰瓜之近本
初生者常小至末而後大○曹氏曰不窋值夏后政衰
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三世而至公
劉公劉以前微弱甚矣僅能不絶其緒故以緜緜瓜瓞

況之窋竹律反

民之初生今曰生聚之生

自土沮漆音趨七○朱氏曰自從也土地也言周人始生在此沮漆之地也○傳曰沮水漆水也○疏曰不窋之時已嘗失官逃竄豳地猶尚往来邰國未即定居於豳至公劉而畫以邰民遂往居焉是定國於豳自公劉始也大王之基王業在於岐周始盛由未遷巳得民心故云生王業也此沮漆謂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云周原沮漆之間是周地亦有漆沮也○詩記曰漢地理志右扶風栒邑注云有豳鄉詩豳國栒音荀

古公亶父亶丹之上父音甫○傳曰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或殷質以名言也○疏曰亶父大王也言其年世久故曰古公猶言先公也大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此本其生時之事故言生存之稱也

陶復陶穴復音福○箋曰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疏曰陶瓦器竈也覆者地上為之取土於地復築而堅之穴者鑿地為

之土無所用直去其息土而已七月云入此室處即豳事也豈十世之内常穴居乎但豳近西戎處在山谷其俗多復穴而居

未有家室傳曰室内曰家○疏曰宫謂之室其内謂之家

首章述大王初居豳之事也興也言周之初如緜緜然不絶之瓜瓞也周帝嚳之後如大瓜之種中嘗衰小如近本之瓜則小也瓜種之小者曰瓞此本大瓜之種以其近本者如瓞之小故以瓜瓞言之然瓜至末則復大喻周至大王文王而復興也將述大王復興之事言此周民初遂其生乃在地之沮漆沮漆二

水名言地之沮漆者謂其地在二水之間指豳國也

居此地者乃是古先之公號亶父者纔取土於地覆

築而堅之為土屋以居謂之復或鑿地而居謂之穴

二者皆若瓦器之竈故謂之陶豳民之初未有宮室

之安也○沮漆名稱相亂水經云沮水出北地郡直

路縣東過馮翊祋祤縣祋音對祤音許北東入于洛此沮水

之源流也漢志扶風有漆縣漆水在縣西東入渭又

闞駰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

此漆水之源流也沮出北地入洛漆出扶風入渭沮自沮漆自漆也至孔氏引水經云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此則名稱相亂矣諸家書解以出扶風之漆水與出北地之漆水為二謂扶風之漆水至岐山入渭在灃之上游而書言渭水會灃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在灃水涇水之下游故以書之漆沮為出北地之漆沮與詩扶風之漆别也但水經出北地者止是沮水而謂之漆沮耳如上所言則詩之漆

沮自是二水書之漆沮止是一水即詩之沮也然水經之沮入洛書之漆沮則入渭沮水若爲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即洛也而又云入洛何也姑闕之以俟知者此詩言沮漆指豳國是漆沮之上游也下文言周原傳以爲漆沮之間指岐周是漆沮之下流也吉日及潛頌言漆沮指鎬京當亦去岐周不遠也疏云漆沮二水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其說是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蘇氏曰朝早也○疏曰早朝之時疾走其馬○詩記曰來朝走馬形

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為避惡早且疾茍如是之廹遽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

率西水滸音虎○傳曰率循也滸水涯也○滸解見王葛藟至于岐下爰及姜女箋曰爰於也及與也○傳曰姜女大姜也聿來胥宇莆田鄭氏曰聿遂也○傳曰胥相也宇居也相去聲

次章大王相宅於岐也大王圖事敵疾其來之朝疾走其馬循西方水涯漆沮之側東行而至於岐山之下於是與其妃大姜遂來相可居者李氏曰相宅非婦人之事妃之所為必有大過人者

周原膴膴音武○傳曰周原沮漆之間也膴膴美也○箋曰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南膴膴然肥美

堇荼如飴堇荼音謹徒飴音移○傳曰堇菜也○今曰內則云堇荁枌榆注云荁似堇而葉大又公食禮鉶芼皆有滑注云滑堇荁之屬說文云堇根如薺葉如細栁蒸食之甘是堇為美菜也有醬箋云簫如今賣餳者所吹疏云飴謂之餳釋文云乾糖也後漢明德馬后云含飴弄孫荁音丸餳夕清反

爰始爰謀爰契我龜契音棄○傳曰契開也○疏曰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訓契為開也春官華氏掌攻燋契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云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所用灼龜者也燋謂炬其存火也士喪禮注云楚荊也然則卜用龜者以楚焞之木燒之於燋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故箋云契灼其龜而卜之既契乃開出其兆故春官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云開謂出其占書也是既契乃開之但傳文質略直

言契開耳䔢誰之上半濁半清爝音爵焞吐敦反 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三章述大王定宅於岐也内則言婦養舅姑公食禮言君待其臣皆以堇則堇是美菜也七月言食農夫以荼則荼非美菜也雨露所濡甘苦齊實周之原地膴膴然肥美所生堇荼皆甘如飴言美惡皆宜也大王見此地可居於是始起意而圖之謂謀及乃心也於是謀之於衆謂謀及卿士庶人也又以楚木然火謀之契者契灼其龜而卜之謂謀及卜筮也曰者龜

告之兆告以宜於此居止又告以時日之吉於是築
室于此而遷居之也○孔氏謂堇即烏頭且引晋語
驪姬置鴆於酒置堇於肉以為證盖以此堇為爾雅
芨堇之堇也芨音及說者皆祖之若為驪姬置肉之堇
則與鴆毒同類與荼菜可食之物非其類矣且詩人
稱周原之美當言宜稼宜蔬不應言其宜毒物也荼
雖苦得霜而甜脆故可言如飴烏頭毒物不可食何
由知其如飴乎賈山言江皐河濵雖有惡種無不猥

大地之美者能使物無美惡皆猥大耳安能變毒物而為美物毛氏以堇為菜不言毒物釋文言堇荼食之甘知為内則及公食禮堇荁之堇非爾雅芨堇之堇也

廼慰廼止廼左廼右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廼疆廼理疆理解見信南山廼宣廼畝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自西徂東箋曰豳與周原不能為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而言也○疏曰豳在周原西北而經言自西據至周之時從水滸而言也鄭志云豳地今為栒邑縣西南行正東乃得周岐山在長安西北四百里豳又在岐山西四百里如志此言發豳西南而行從涺水之

南然後東行以至周也周爰執事朱氏曰周徧也○傳曰爰於也○今曰猶周爰咨諏箋以爲於周執事今不從

四章述定民居治田畝也既築室于茲矣廼慰勞之廼安止之上文曰止則龜告以宜居於此此言廼止則遂安居於此成龜告之意也廼處之於左廼處之於右公宮在中而民居左右也民居既定則治田事廼疆則畫其經界廼理則分其土宜廼宣則道其溝洫廼畝則度其廣狹於是人皆從西往東徧執事矣

言競出力也

乃召司空箋曰司空掌營國邑○疏曰司空之屬有匠人其職有營國廣狹之度廟社朝市之位○曹氏曰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乃召司徒箋曰司徒掌徒役之事○疏曰司徒之屬有小司徒其職云凡用衆庶則掌其政教○曹氏曰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俾立室家其繩則直傳曰言不失繩直也○疏曰繩無不直而曰其繩則直言不失繩之直也○曹氏曰審曲面埶直必以繩縮版以載疏曰郭云縮縛束之也○箋曰載上下相承而起作廟翼翼傳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廄庫為次居室為後○疏曰翼翼嚴正也○今曰翼翼整齊也

五章述將營宮室先作宗廟也司空掌營國邑司徒

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以繩正之揆其基址則方正而直矣依此繩直之處起而築之以繩縮束其築版版滿築訖則升下於上以相承載作此宗廟翼翼然而整齊

捄之陾陾捄音俱陾音仍○錢氏曰捄取土也謂盛土於虆也虆力追反○疏曰虆者盛土器○傳曰陾陾衆也度之薨薨度音鐸○箋曰度猶投也○疏曰薨薨聲也○董氏曰薨薨如蟲之聲則聲之衆也築之登登陳氏曰登登漸高也削屢馮馮音憑○蘇氏曰削屢重復削治也○長樂劉氏曰謂牆成就版削其堅凸以就平直凸音迭○張氏曰馮馮削土聲○朱氏曰其聲馮馮然堅也

百堵皆興百堵觧見鴻鴈○箋曰興起也鼛鼓弗勝鼛音羔勝音升○鼛鼓觧見鼓鍾○傳曰鼛大鼓也弗勝言勸事樂功也○箋曰不能止之使休息也○疏曰其間欲令食息不能止之

六章述遂作宫室也築牆之時取土而實之於器者陾陾然衆多既取得土送至牆上牆上之人受而投之版中薨薨然其聲之衆既投之版中築之者登登然積累而上則牆漸高矣牆成而重復削治之其聲馮馮然堅也五版為堵百堵皆同時而起上章言縮版者作廟也此言築者營宫室也民皆勸事樂功競

欲出力其間欲令食息擊鼙鼓以為節不能勝而止之言大王之得人心也

廼立臯門臯音羔○傳曰王之郭門曰臯門○䟽曰宮之外郭之內臯門有伉音抗○傳曰伉高貌廼立應門傳曰王之正門曰應門美大王作郭門以致臯門作正門以致應門焉○䟽曰孫炎云謂朝門也明堂位云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為王門之名也○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臯應者則臯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大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也應門將將音鏘○傳曰將將嚴正也廼立冢土傳曰冢土大社

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美大王之社遂為大社也大社社之大音泰○疏曰大社者天子社名諸侯不得稱大社也冢土非諸侯之社云遂為大社皆言大王所作遂為文王之法也孫炎云大事兵也其祭之名謂之為宜宜求使見祐也祭法云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郊特牲云天子大社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也大社之名唯施於天子

戎醜攸行傳曰戎大也醜衆也

七章言作門社也大王乃立其宮之郭門其郭門伉然高大後遂為天子之臯門乃立其宮之正門其正門將將然嚴正後遂為天子之應門臯門應門皆從後稱之耳乃立大社為動大衆則告之而行也大王

所立門社皆諸侯之制後乃為天子門社之名

肆不殄厥慍 釋詁曰肆故也肆故今也郭璞注肆既為故又為今○今曰非謂肆為故今也○朱氏曰肆猶遂也承上起下之辭○蘇氏曰殄絕也慍怒也○陳氏曰豈忘狄人之慍哉

亦不隕厥問 傳曰隕墜也○箋曰小聘曰問○疏曰散則聘問通

柞棫拔矣 柞棫拔音鬱域旆○柞曰柞櫟也即唐鴇羽所謂栩也觧見鴇羽○棫釋木曰棫白桵桵音緌○郭璞曰桵亦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啖○陸璣疏曰三蒼說棫即柞也其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為白桵直理易破可為犢車輻又可為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梂或曰白柘此二說不同未知孰是○曹氏曰拔遂茂也

行道兌矣 曹氏曰兌和悅也

混夷駾矣 混音昆駾音退從韻也釋文音兌○說文曰駾馬疾行也○傳曰突也

維其

喙矣喙許穢反○釋文曰喙口也○吕氏曰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

八章述大王能調服昆夷也不絶愠怒昆夷之心内為之備也然新遷之國未能與夷狄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外與之和也内備外和待夷狄之道盡矣及乎自治既至國勢益彊柞棫之木拔然遂茂行道之人兑然和説則昆夷奔走竄伏張喙以息矣此形容昆夷遠避不侵犯之意耳詩記曰軍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内欝欝葱葱輪蹄輻湊則昆夷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

暇矣○此章鄭氏以為指文王盖見孟子言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文王也遂以此章為文王耳非也大王始居於豳則北有獯鬻之侵既遷於岐則西有昆夷之擾北狄大而西戎小豳地廹近彊狄若以力爭傷人必多大王所不忍也故去豳而遷岐至若昆夷惟不殄不隕内備外和彼自不能為患矣此詩述大王本末謂雖退避於豳而能植立於岐也文王之始猶事昆夷則大王遷國之初雖為之備寧能遽絶其

問乎此章以上皆言大王下章述虞芮之事提出文王蹶厥生方言文王耳陳氏謂孟子借之以說文王鄭氏踵之以為文王之詩其說是也下章論文王之事獨舉虞芮者謂遷岐之後治道脩明傳至文王之時人心皆歸周矣雖虞芮猶且質成昆夷何能為梗乎結避狄遷岐之事也文王之興實因大王之遷岐故序曰本由大王也

虞芮質厥成芮音汭○蘇氏曰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翊平陸有間原焉則虞芮之所讓也

○曹氏曰漢地理志河東大陽縣有吳山其上有吳城周武王封大伯於此是為虞公其後為晉所滅又馮翊臨晉縣有芮鄉故芮國是虞芮二國皆在岐周之東也○今曰質正也論語就有道而正焉謂求正之也毛以成為平謂曲直得其平則無爭也

文王蹶厥生

○蹶音貴○疏曰蹶動也○今曰生者本然之良心與生俱生者以其生生不窮故謂之生猶孟子言生則烏可已○傳曰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與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張子曰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

予曰有疏附

傳曰率下親上曰疏附○疏曰率疏者令親附

予曰有先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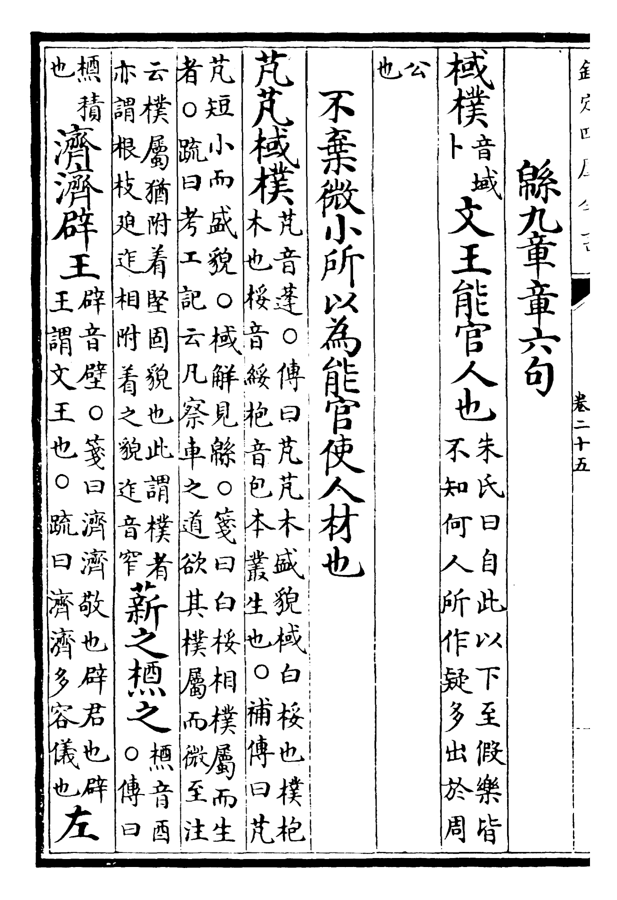
先後皆去聲也○傳曰相道前後曰先

予

曰有奔奏如字○傳曰喻德宣譽曰奔奏○䟽曰喻天下以王德宣揚王之聲譽使天下皆奔走而歸趨之予曰有禦侮傳曰武臣折衝曰禦侮

九章述文王有虞芮質成之事也虞芮二國之君以爭田之訟質正而求其平意謂文王所定曲直必無偏陂也文王有以感動其本然之良心乃使之自忘其爭焉人之良心如木之有根生生不窮故謂之生虞芮以忿爭汨其良心如木有物以閼音遏其生理不得遂其暢茂然其所謂生生不窮者未甞絶也迨夫

感文王之化而翻然自悟如去其壅閼而生意沃然矣一念既改百行萬善皆由是而充之此之謂蹶厥生言撥發其生意也非有以增益之皆彼所自有也詩人推原致化之妙以為我謂其有疏附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先後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奔奏之臣而致之歟我謂其有禦侮之臣而致之歟泛言四臣之所致而不敢為一定之辭見文王之化有非四臣之所能為者矣



緜九章章六句

棫樸音域卜

文王能官人也朱氏曰自此以下至假樂皆不知何人所作疑多出於周公也

不棄微小所以爲能官使人材也

芃芃棫樸芃音蓬○傳曰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桵音緌枹音包本叢生也○補傳曰芃芃短小而盛貌○棫䩄見緜○箋曰白桵相樸屬而生者○疏曰考工記云凡察車之道欲其樸屬而微至注云樸屬猶附着堅固貌也此謂樸者亦謂根枝廹迮相附着之貌迮音窄

薪之槱之槱音酉○傳曰槱積也

濟濟辟王辟音壁○箋曰濟濟敬也辟君也辟王謂文王也○疏曰濟濟多容儀也

左

右趣之趣音娶○傳曰趣趨也

首章述文王用材不棄微小也興也棫小木又樸屬而叢生根枝相附着若無所用然芃芃然短小而盛猶可用之為薪以烝爨其未乾者又積之以待其乾而用之喻文王用人或隨材而用或蓄之以待用雖微不棄況其大者乎得人若此故文王端拱無為濟濟然有威儀而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也歐陽氏曰見君臣之盛也

辟王從後尊稱之辭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音章○傳曰半圭曰璋○箋曰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疏曰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是璋瓚也以璋言之郊特牲云灌以圭璋與此云奉璋峨峨皆有明文故知璋為璋瓚矣祭之用瓚唯祼為然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曹氏曰璋以為瓚柄所以為祼也○祼將祼見文王玉瓚祼見旱麓奉璋峨峨音俄○傳曰峨峨盛壯也○錢氏曰衣冠壯偉之貌髦士攸宜髦音毛○傳曰髦俊也

次章述祀事之得人也濟濟然多威儀之君王其在宗廟祭祀則左右之臣奉璋瓚以相其禮其奉璋者峨峨然壯偉此俊士之所宜為言得人也曹氏曰國之大事在

祀與戎故二章言祀事三章言戎事

淠彼涇舟淠音譬徐音沸○王氏曰淠舟行貌○涇鮮見邶谷風烝徒楫之楫音接○傳曰楫櫂也櫂直教反亦作棹○釋文曰楫謂之橈或謂櫂釋文云在傍撥水曰櫂周王于邁疏曰周王文王也○箋曰于往邁行也往行謂出兵征伐也六師及之○傳曰天子六軍○疏曰瞻彼洛矣云以作六師常武云整我六師皆謂六軍為六師夏官序言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詩為大雅莫非王法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春秋之兵雖累萬之衆皆稱師軍之言師乃是常稱○傳曰及與也

三章述戎事之得人也興也涇水之舟淠淠然順流而行者乃衆徒以楫行之文王為西伯奉王命以征

伐則六軍與之俱進文王未有六軍以大雅皆述王者之事故言六軍耳歐陽氏曰以見王所官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詩人指山川為喻皆以土地所見者言之若文王始居岐則當言渭水若後居豐則當言豐水涇非耳目所及而言涇舟者盖此述行師所見也文王之時北有玁狁之難文王以天子之命命將遣戍以討之必渡涇水宣王時玁狁嘗侵至涇陽則周伐玁狁必渡涇水可見矣

倬彼雲漢倬音卓○桑柔箋曰倬明大貌○傳曰雲漢天河也○解見雲漢詩為章于天

周王壽考箋曰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遐不作人傳曰遐遠也○朱氏曰作人謂變化鼓舞之也○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也○曹氏曰作者鼓舞振動之意也商之末世士氣卑弱甚矣非鼓舞振動之烏能自奮而有成哉

四章言由文王之化能作成人材也興也雲漢倬然明大為文章于天人皆仰之猶文王以文治昭揭於上人所觀瞻也文王自少至老所以興起人心者非一日矣遠不作人乎言久於其道而化成也○人心

之善作之則興凡自暴自棄習俗益流於下者由上之人無以興起之耳孟子云經正則庶民興又云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又云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非外立一道以强其所無特作而興之使之自不能已不知所以然而然如樂則生矣生則烏可已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追琢其章追音堆○傳曰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䟽曰毛以此經上下相成所追琢者即金玉也

○朱氏曰追之琢之○今曰箋引春官追師掌追衡笄則追亦治玉今從毛**金玉其相**朱氏曰金之玉之○傳曰相質也○丘氏曰表裏如一所以為賢也**勉勉我王**箋曰我王謂文王也**綱紀四方**箋曰張之為綱理之為紀○疏曰說文云綱網紘也紀別絲也然則綱者網之大繩故盤庚云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以舉綱能張網之目故張之為綱也紀者別理絲縷故理之為紀以喻為政有舉大綱者有理微細者

五章言作成人材而提綱領以振起之也興也文王作人外則追琢之使有成器之文内則金玉之使有可貴之質作人之效如此文王猶勉勉不已以維持

四方而綱紀之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旱麓音鹿受祖也周之先祖世脩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禄焉疏曰詩言文王受其祖之功業也祖謂大王王季以前也○呂氏曰大雅自文王至靈臺皆文王詩故受祖不待言文王也

此詩以旱麓榛楛起興言文王承前人積累而興所謂受祖也周之先祖以下則講師附益其辭贅矣鄭氏因後序有大王王季之說遂以詩中豈弟君子為

大王王季毛不見後序本自無說孔氏謂毛亦以為大王王季是承襲之訛也當從朱氏以詩中君子為文王

瞻彼旱麓傳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說文曰林屬於山為麓榛楛濟濟榛楛音臻户榛鮮見邶簡兮○陸璣曰楛其形似荊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為牛莒箱器又屈以為釵○曹氏曰楛可以為箭○傳曰濟濟衆多也豈弟君子豈音愷○朱氏曰君子指文王也干禄豈弟傳曰干求也

首章言文王受祖以德也興也麓承山之氣者也其

山高大則麓之得其氣也深厚謂峯巒回合之所芘雲雨潤澤之所漸也其氣深厚故草木茂盛培塿無松栢培音剖塿郎斗反由其氣薄也今視旱山之麓得山氣之厚故榛楛之木濟濟然衆多山喻先祖麓喻子孫榛楛喻福禄與文王承先祖積累之厚故其福禄盛大也受祖者必有德以受之文王有豈弟之德故其求福也亦以是豈弟豈弟者德盛仁熟和順充積之謂也干禄非文王之心詩人言干禄者謂在我有以

致之猶曰自求多福耳非有心求之也○毛氏以旱為山名不知山之所在或取漢地理志漢中郡南鄭縣之旱山以實之詩人託山川以起興皆取其在境内者漢中遠於豐鄗豐鄗之間髙山多矣何獨遠取漢中之旱山乎既非耳目所及何言瞻也旱山不知所指闕其所不知可也詩記曰周語言此章之義曰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禄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凋盡田疇荒蕪資用乏匱君子將儉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然則所謂榛楛濟濟者盖當時所見之實也至於詩人發興則周語不能盡其義

瑟彼玉瓚瑟音蝨瓚才贊反黃流在中程子曰瑟密也○錢氏曰聘義言比德於玉縝密以栗注云縝緻也栗堅貌緻音治密也○傳曰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九命然後賜以秬鬯圭瓚○箋曰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央矣殷王帝乙之時王季為西伯以功德收此賜○疏曰瓚者盛鬯酒之器以黃金為勺而有鼻口鬯酒從中流出故云黃金所以飾流鬯也漢瓚槃口徑一尺則瓚如勺為槃以承之也天子之瓚其柄之圭長尺有二寸其賜諸侯蓋九寸以下孔叢子子思云王季九命作伯於西受圭瓚秬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秬黑黍也秬鬯者釀秬為酒以鬱金草和之使之芬芳條鬯故謂之秬鬯草名鬱金則黃如金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秬鬱鮮見江漢○今考毛謂以黃金為勺酒流出而照見其黃鄭謂和以鬱金草故在中流動而黃非流出也豈弟君子福祿

攸降箋曰降下也

次章言盛德必得其福也興也瑟然縝密之玉瓚必有秬鬯黄流在其中豈弟之君子必有福禄下其躬言以類應也王季受圭瓚之賜而文王因之亦受祖也旱麓圭瓚皆當時所見之實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黄流不注於凡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禄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矣

鳶飛戾天鳶音沿○曰鳶鴟也○令曰箋以鳶為鴟之類疏引蒼頡解詁及陸璣山陰陸氏皆以為即鴟也當從衆○箋曰鳥之貪惡者也○疏曰說文云鳶鷙鳥擊小鳥故為貪殘○釋鳥曰鳶鳥醜其飛也翔

○郭璞曰布翅翺翔○山陰陸氏曰高飛曰翺布翼不動曰翔曲禮云前有塵埃則載鳴鳶鳶鳴則將風故也鳶鈍者也以風作之則高飛昔墨子作木鳶飛二日不集列子所謂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是也今人乘風放紙鳶○箋白戾至也

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三章言作人之妙也興也鳶飛至天魚躍其淵言天壤之內莫不自得其性而不知所以然也豈弟文王遐不作人乎言有以興起之而使之不自已也遐言作人之久也作之以豈弟是性天感發之妙自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者惟久於其道者能之非意氣鼓

舞於一時之暫也作人又鮮見棫樸○李氏曰抱朴子云鳶飛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蓋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謝氏曰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詩記曰作人之盛至於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則不能然其来蓋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朱氏曰子思云言其上下察也借此以形容道體周流充塞天地其大無外其小無内動靜之間無往不造其極無有毫髮凝滯倚着之意其旨深矣

清酒既載丘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清酒有考見信南山○箋曰載謂已在尊中也○今曰載猶盛也盛平聲騂牡既備騂息營反○疏曰騂牡赤牡之牲也大王王季為殷之諸侯其牲亦應不

毛此作者於後據周所尚而言之○董氏曰方文王時周固未有所尚而騂牡蓋以色自别耳○今曰充人及祭義凡祭祀之牲皆擇而養之三月備者豫備也非牲酒齊酸取具臨時也　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箋曰介助也景大也

四章述祭則受福也文王既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清絜之酒既載之於尊中赤色之牡牲既已豫備以之獻享以之祭祀使先祖歆饗之而助之以大福　李氏曰君子之受福豈以清酒騂牡之故而得之哉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如此則降之以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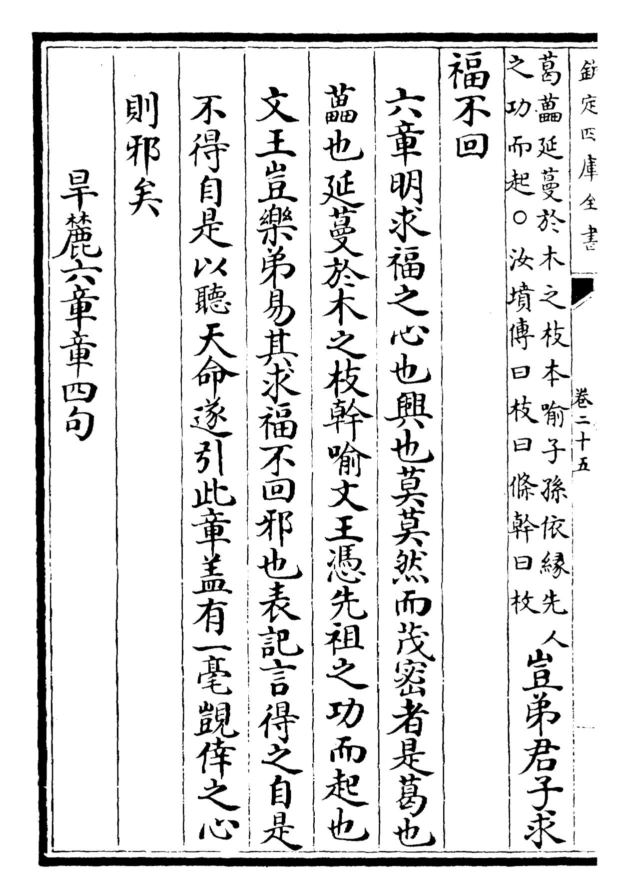
瑟彼柞棫　程子曰瑟密茂之狀○柞棫觧見緜　民所燎矣　燎音料○今曰箋以為柞棫之

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不若錢氏以為民取以供燎不費辭也熂音餼芟草燒之曰熂

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勞去聲○箋曰勞來猶言佑助

五章言受福之本也興也柞棫瑟然密茂則民取以為薪而燎之矣文王有豈弟之德則神所佑助而賜之福矣岐山柞棫斯拔亦所見之實也○一說此柞棫之茂盛其長育之者非一日故民得以為薪燎之用猶文王之得福由其先祖之積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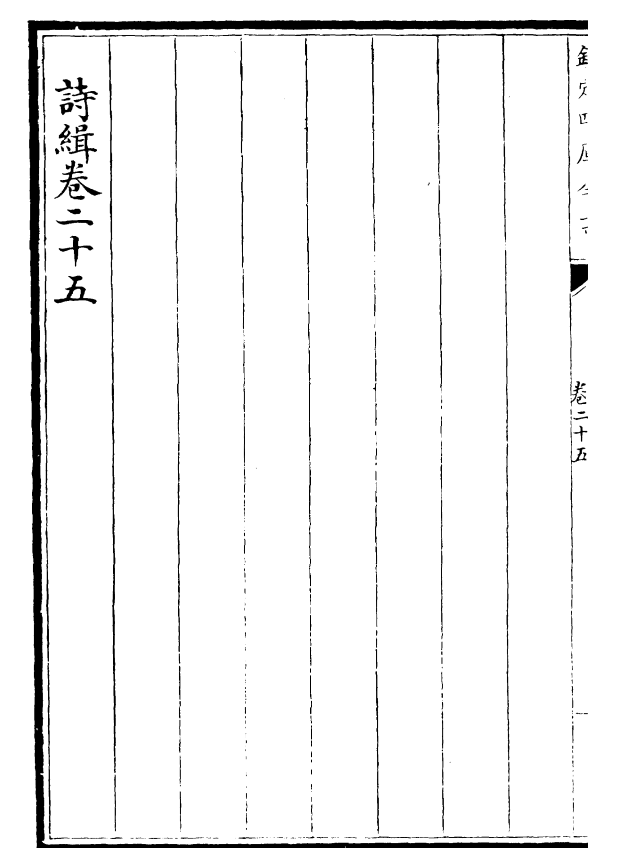
莫莫葛藟朱氏葛覃傳曰莫莫茂密也　施于條枚施音異○葛覃傳曰施移也○箋曰



葛藟延蔓於木之枝本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而起○汝墳傳曰枝曰條幹曰枚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六章明求福之心也興也莫莫然而茂密者是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幹喻文王憑先祖之功而起也文王豈樂弟易其求福不回邪也表記言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遂引此章蓋有一毫覬倖之心則邪矣

旱麓六章章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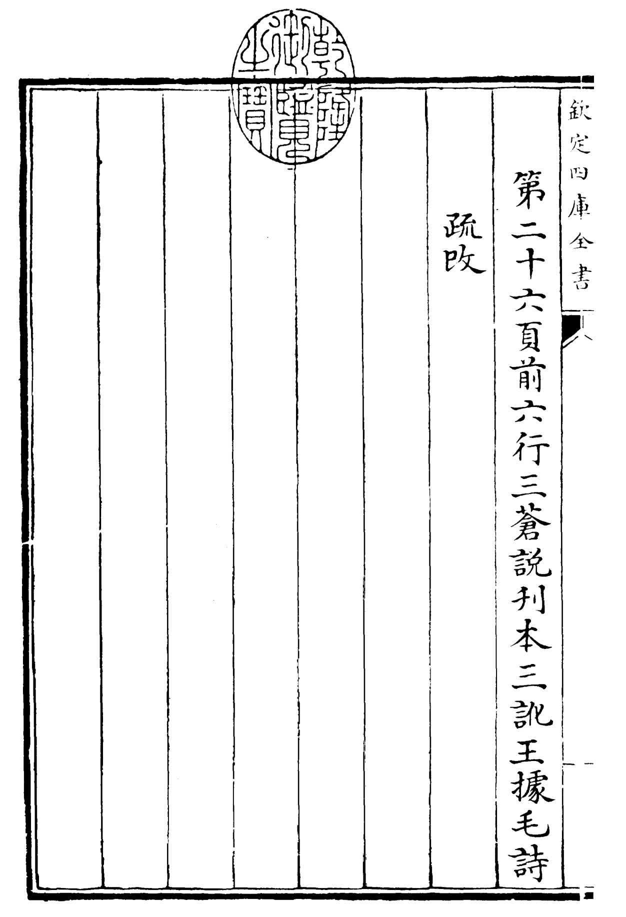
詩緝卷二十五

謹案卷二十五第十九頁前八行闗駰十三州志云刋本志訛記據水經注改

第二十二頁後八行豳又在岐山西四百里案毛詩疏西下有北字與此異

第二十四頁前五行謂盛土於虆也刋本虆訛蘽下同據詩毛傳及經典釋文改

第二十五頁後三行四行以達天地之氣也刋本脫以達天地四字據禮記郊特牲增



第二十六頁前六行三蒼說刋本三訛王據毛詩疏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莊寶瑑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詩緝卷二十六

二十七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詩緝卷二十六

宋 嚴粲 撰

思齊音齋文王所以聖也

此詩五章皆言文王之所以為聖也孔氏以為文王所以得聖由其賢母所生止是首章之意耳

思齊大任音泰壬○朱氏曰思語辭○今曰舊作思念之思然思齊思媚思文王與思皇同雅頌多周公所作措詞同文王之母思媚周姜傳曰媚愛也周姜太姜也○朱氏曰大任傳曰京室王室也○疏曰王季未為王之妃京室之婦天子而言京者以其追號為王故以

京師言之○京有考見文王

大姒嗣徽音傳曰大姒文王之妃也○箋曰徽美也○歐陽氏曰美聲

則百斯男傳曰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毛聃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為十八人然此特其見於書傳者耳亦可以見其多也○疏曰定六年左傳太姒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大姒為周公康叔之母是文王之妃也定四年左傳祝鮀曰武王之母弟八人是通武王與伯邑考為十子也其名則左傳文云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通武王伯邑考為五人史記管蔡世家云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郕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聃叔季載其次不必如此其十子之名當然也皇甫謐云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發次管叔鮮次蔡

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鐸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其名與史記皆同其次則異不知諡何所據而别於馬遷也左傳富辰之言曹在衛聃之下不以長幼為次則其第無明文以正之䶵音駞聃音貪他甘反諡音密

此詩餘章皆美文王之聖首章專美大任為文王張本也此齊莊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謂文王生於大任而大任有敬德其氣禀有自来矣大任上能致孝於姑媚愛大姜為周京之婦謂盡婦道也下能示法於婦使大姒繼其美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謂由大任

之賢故大姒視傚之而不妬忌也言大姒嗣大任之徽音主大任言之耳

惠于宗公箋曰惠順也○傳曰宗公宗神也○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書序云班宗彞中庸云陳其宗器皆謂宗廟為宗○張氏曰未追王故稱公神罔時怨箋曰時是也神罔時恫音通○傳曰恫痛也刑于寡妻傳曰刑法也寡妻適妻也適音的○疏曰適妻惟一故言寡也○蘇氏曰寡妻猶言寡小君也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御鄭如字毛音迓○箋曰御治也○陳氏曰御取其調適也○令曰書御衆以寛南軒孟子解云御臨也○朱氏曰家齊而後國治

次章言文王以昭事神明之德推之齊家治國也文

王順守宗廟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有怨恚而不滿者無有痛傷而降禍者隱微之間一毫無愧故能施儀法於適妻推而至於兄弟言族親亦化之也寡妻兄弟即是家推之以治于家邦言由家以及國同此一理之推也孟子所謂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說者見詩有大姒及寡妻之語多以為文王內有賢妃之助以成其德文王內有賢助固也此詩所言文王之德皆聖人極致之事豈必由內助而後聖哉刑于寡

妻美文王能儀刑之非美寡妻也關雎美后妃之德所以見文王之德亦此意也詩記曰毫髮不愧於隠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

雝雝在宫雝音邕○傳曰雝雝和也肅肅在廟傳曰肅肅敬也不顯亦臨朱氏曰不顯幽隠之處無射亦保射音亦○傳曰無射無厭也○今曰如孔子云學不厭如董仲舒云復而不厭之謂道言安行之久也○歐陽氏曰保守也

三章言純亦不已也文王之誠一也平居在宫中則見其雝雝然和有事在宗廟則見其肅肅然敬隨所

寓而形見也不顯之處人所不見而亦若有所臨洋洋乎如在其上也無厭之時踐履已熟而亦自保守悠久無疆也

肆戎疾不殄肆䏌見脈○傳曰戎大也疾害也殄絶也○詩記曰戎疾大患難也羑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烈假不瑕假毛如字鄭作厲○歐陽氏曰烈光也假大也○陳氏曰瑕玷也不聞亦式歐陽氏曰式法也不諫亦入

四章言從容中道也文王有聖德故遇大患難而不能殄絶其德處光大而不見其瑕玷逆順一致無入

不自得也事之無所前聞者舉必中法又不待教諫而自入於善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也傳以為性與天合是也

肆成人有德朱氏曰冠以上為成人小子有造朱氏曰小子童子也○傳曰造為也○今曰王制云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謂造成之也古之人無斁音亦○李氏曰古之聖人指文王也○譽髦斯士釋文曰傳曰斁厭也髦俊也

五章言至誠為能化也文王之時長成之人則皆有成德幼稚之子則皆有所造為以習其業所以然者

由古之人文王其德純亦不已無有厭斁故能髦此士謂能作成人材使人有名譽而成俊乂之美也

詩記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於虞夏其稱堯舜禹皐陶已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為古之人復何疑哉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從故言也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

疏曰湯以孤聖特興禹則父無令問文王之德不劣禹湯而以承藉父祖始當天意者欲見尊祖之心也

皇矣上帝傳曰皇大也臨下有赫程子曰赫威明也監觀四方求民之莫傳曰莫定也維此二國傳曰二國夏殷也其政不獲維彼四國傳曰四國四方也爰究爰度音鐸○程子曰究尋究也度謀度也上帝耆之耆音其○箋曰耆者老也○歐陽氏曰遲久也言天意遲久之謹其所擇○今曰今稱師老亦久之意憎其式廓若霍反○傳曰式用廓大也乃眷西顧此維與宅傳曰宅居也○朱氏曰此謂岐周之地也天以岐周與大王為居宅也

首章原天初眷大王之意也大哉上天其照臨於下赫然甚威明也其監視觀察於四方維求民之所定

耳本非有私於周也維此夏商二國皆失道而不得其政天既絶之乃於彼四方之國謀究之計度之欲求民主久而未得其人上天遲久之徘徊詳審憎其用大而為虐者乃眷然廻首西顧於周而以此岐周之地與大王居之也以下章言作之屏之知云此者指岐周也○眷本又作睠大東云睠言顧之小明云睠睠懷顧傳云睠反顧也反顧者廻首以顧之大東刺亂而思周道小明悔仕而思共人皆以廻顧言之

此言天迴其首以西視背商而向周也

作之屏之 屏音丙○疏曰作攻作之也○朱氏曰拔起也○釋文曰屏除也 **其菑其翳** 菑音淄翳音意○傳曰立死曰菑自斃曰翳○疏曰立死之木妨他木生長為木之害故曰菑也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為陰翳○朱氏曰或云小木蒙密蔽翳者也 **脩之平之** 疏曰殺木之處有其坑坎須脩理平治之 **其灌其栵** 灌音貫栵音例又音列○傳曰灌叢生也○程子曰行生曰栵○今曰釋木有栵栭郭璞云栭樹似檞樕而庳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為栭栗今不從栭音而檞樕音斛速庳音婢短也 **啟之辟之** 辟音闢○疏曰啟拓之開闢之謂開拓使廣 **其檉其椐** 檉音稱椐音袪韻又音居○傳曰檉河柳也椐樻也樻音匱○疏曰某氏云檉河傍赤莖小楊也孫炎云樻腫節可以作杖○陸璣曰檉生水

傍皮正赤枝葉似松据節中腫以扶老即令靈壽是也今人以為馬鞭及杖**攘之剔之**攘音攘剔音惕○程子曰攘剔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其檿其柘**檿音掩柘音蔗○傳曰檿山桑也○疏曰檿桑柘屬材中為弓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為上檿桑次之○今曰禹貢青州厥篚檿絲注云檿桑蠶絲中琴瑟絃**帝遷明德串夷載路**串音慣○傳曰串習也○程子曰夷平也○錢氏曰載語助也○今曰串夷載路即周頌所謂岐有夷之行謂民歸之者衆串習其平夷而成大路也孟子用之而成路朱氏解云路大路也箋以串夷即混夷今不從**天立厥配**箋曰天既顧文王又為之生賢妃謂太姒也**受命既固**

次章述大王遷岐也岐地險阻尤多林木民歸之者

衆乃競刋除以立室家以治田畆曰其者皆指其地而言之作拔之屏除之者是其菑木與翳木之地也脩理之平治之者是其灌木與栵木之地也謂去其木而脩治其地之坑坎也啓拓之開闢之者是其檉柳與椐檿之地也謂去其木而開廣其地也又相與整葺其桑事攘除剪剔以去其繁冗者是其檿桑與柘木之地也作屏脩平啓辟則皆除去其木攘剔則成長其木也桑柘之性以芟剔而後茂非除之也大

王之遷岐非人之所能為也蓋天遷其明徳於此故
民歸往之岐周本山林險阻之地自作屏脩平啟辟
之後乃始平夷民之歸者串習其平夷遂成大路猶
孟子所謂山徑之蹊用之而成路也天非徒遷之也
王者配天天将立之以為配使周家王天下其受命
堅固不易也蓋曰大王之時天命巳定周之當王也
久矣○鄭以此章為文王諸家多以為大王此言芟
除草木是初建國當是大王遷岐之始所謂天作高

山大王荒之也岐山在右扶風美陽縣西京賦所謂隴閡華戎岐梁汧雍閡音礙汧音牽見秦地之險阻故多林木須刋除之

帝省其山省星之上○歐陽氏曰省視也柞棫斯拔音旆○解見緜松栢斯兊王氏曰兊悅澤外見之謂帝作邦作對箋曰作邦謂興周國也作對謂為生明君也○疏曰作邦謂使之為天子之邦○傳曰對配也○丘氏曰天以聖君為已配謂文王也○自大伯王季大音泰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傳曰善兄弟曰友○李氏曰孝悌之道豈可以偽為哉因其心而然耳生而無不知愛其親長而無不知敬其兄本於良知良能豈非因心而然哉○王氏曰以大伯避季則

季疑於弗友故特先言其友也則友其兄朱氏曰兄謂大伯則篤其慶箋曰篤厚也載錫之光程子曰載辭也錫予也○朱氏曰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耳受禄無喪去聲○今奄有四方傳曰奄大也○釋文曰覆也○今曰喪失也曰書奄有四海註云同也

三章述大伯王季相遜之事為文王張本也為室家田畝之地則刋除其木至山林之地則貴於茂盛天省視岐山之地柞棫拔而遂茂松栢兊而悅澤則氣象葱鬱而都邑成矣天作邦於此謂興周使為王國也作對於此謂生文王以配天也孟子云文王生於

岐周是也此作邦作對由於大王王季之時蓋大伯
遜於王季而後文王起也因說王季之德甚大性友
愛因其心之自然非彊為也則友愛于大伯既受其
遜益脩其德以篤厚周家之慶予大伯以讓國之光
王季受天祿而不失其後人遂奄有四方則大伯之
讓為有光矣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度音鐸○今曰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度貊其德音貊音陌○傳曰貊靜也○曹氏曰德音名譽也今考貊陌從伯栢拍廹從白○德音鮮見假樂其德克明

克明克類今曰類倫類也猶記言知類通達易言觸類類而長之謂通於一而萬事畢也克長克君長上聲王此大邦王如字徐去聲○箋曰王君也王季稱王者追王也克順克比音備○丘氏曰比親也○今曰如比比卦之比下順從也比于文王比音同工舊比及也比及其德靡悔釋文曰悔恨也○今曰悔自恨三年之比也如行寡悔也悔疏謂無為人所悔恨既受帝祉音耻○箋曰祉福也施于孫子施音異○箋非也曰施延也

四章述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也天初省視岐周之山眷命已定今又監度王季之心謂王季此心之微與天通也天監知王季之心能以靜養其令名非有心

於干譽者王季雖無心於干譽然其德明而類長而君順而比自不可掩明類是一意長君是一意順比是一意類者明之充君者長之推比者順之積也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徹上徹下也言明又言類猶既醉言昭明有融融者明之盛即所謂克類也克長謂能為人之長克君謂能為人之君君又尊於長矣學記言能為長然後能為君是也以之君臨大邦則克順而能和其民克比而能親其

民順言不擾比則驩然相愛矣比及文王其德無有可悔人有過則悔恨靡悔則無過從容中道無毫髮之慊也言王季之德傳於文王而益盛也故能受天之福而延于子孫李氏曰左傳昭二十八年成鱄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皆斷章取義鄭氏引以說經非也鱄音專莫音陌施始豉反

帝謂文王令曰天不言以意謂之也無然畔援去聲又平聲○傳曰無然無是也○長樂劉氏曰畔安於疆畔而違乎中者也○程子曰援攀援黨比也無然歆羡歆許金反羡涎之去○傳

曰歆貪也○疏曰鬼神食氣謂之歆○程子曰歆欲之動也羡愛羨也誕先登于岸誕音但○朱氏生民解曰誕發語辭○王氏曰經以涉川譬濟難密人不恭疏曰定四年左傳云密須之鼓是也○詩記曰漢地理志安定郡伐密注云詩密人國即今寧州也敢距大邦傳曰距逆也侵阮徂共音恭○箋曰阮國也○傳曰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張氏曰共阮國之地名阮共皆在今涇州今有共池即共也王赫斯怒傳曰赫怒意爰整其旅傳曰旅師也以按徂旅按音案○傳曰按止也○朱氏曰上旅周師也下旅密人也以篤周祜音户○箋曰祜福也以對于天下箋曰對答也

五章六章皆述伐密之事此章首言文王之心至公

無私在於救民為下文伐密張本也密人侵阮於周若無預文王乃奮怒而伐密疑於黨阮有所為而為之者故詩人設為帝謂之辭以發明文王之心畔者偏也援者黨也歆者得而貪之羨者不得而慕之四者皆私心也帝謂文王無是四者所急先者惟拯民之溺耳登岸謂出於危難之地也必託之帝謂者言文王此心天實知之也密人敢為不恭逆距大國謂不懼方伯之討也以彊凌弱興兵侵阮遂往侵阮之

共邑文王以阮民受害赫然而怒整齊其師旅以按止密人往共之師盖密自阮以侵共其勢漸熾文王自阮以侵密密還自救是按止其往共之師也凡此乃救亂安民以厚我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也周能安民則福祚益隆商政不綱天下之望在周矣所救者一阮而為亂者懼小國皆安故天下之心以慰也○說者多謂畔援歆羡是人欲岸是天理其說美矣與下文伐密不相協尋繹經意止為伐密張

本與七章言順帝之則為伐崇張本文意正同且言對答天下之望則登岸為濟難無疑也以濟川喻濟難古人常語曰民墜塗炭曰若涉淵水曰若游大川曰拯民於水火之中是也

依其在京　程子曰依憑也○箋曰京周地名○京有考見文王○呂氏曰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為三軍之鎮　侵自阮疆　張氏曰却自阮疆而去伐密也○今曰侵自阮疆謂自阮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自晉謂自晉而至魯也　至陟我高岡　箋曰陟登也　無矢我陵　傳曰矢陳也○釋地曰大陸曰阜大阜曰陵○李巡曰土地獨高大名阜阜最大為陵　我陵我阿

釋地曰大陸曰阿 無飲我泉 今曰泉水有源也 我泉我池 王氏曰池水所聚也 度其鮮原 度音鐸鮮上聲又音仙○箋曰度謀也鮮原善原也○釋山曰小山別大山鮮○孫炎曰別不相連也 居岐之陽在渭之將 傳曰將側也○箋曰後竟徙都於豐○疏曰大王初遷已在岐山此亦在岐山之陽是去舊都不遠也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皇甫謐云文王徙宅於程蓋謂此也箋嫌此即是豐故云後竟徙都於豐知此非豐者以此居岐之陽豐則岐之東南三百里耳○呂氏曰前漢地理志曰扶風安陵縣闞駰以為本周之程邑也○朱氏曰今在京兆府咸陽縣 萬邦之方 傳曰方則 下民之王也

文王以西伯討密之罪先駐兵國都依憑此在京之

師以為聲勢然後出兵自阮疆以侵密密在寧州阮在涇州涇寧接境也下所言高岡陵阿泉池皆師行所經阮疆之地軍行右背山陵必依山而止故升其高岡我者對爾之辭文王為阮伐密故問罪於密稱阮疆之地皆以為我言我所陟者是我之高岡爾密人無得陳兵於我陵此我之陵我之阿也無得飲我之泉此我之泉我之池也罪其前之侵軼而戒其後之無復然也密人恃彊以侵弱文王興問罪之師視

阮之地如已之地可謂公天下以為心矣豈有一毫畔援歆羡之私耶阮不幸而與密為鄰幸而遇文王為伯也文王用心廣大威徳暢洽人之歸者益衆非舊邑所能容於是就周境之内謀度鮮善之平原而徙都之乃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側謂程邑也此萬邦之所法則下民之所歸往也文王雖未為君師天下已心歸之矣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伐密止述問罪之辭是師次其境而密人即服不待戰也○舊說

謂所侵密地即為我之陵泉則是貪其土地矣或又謂戒軍以無擾師行而布陣飲泉遽為擾乎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朱氏曰懷眷念也不大聲以色李氏曰未嘗大聲音於顏色之間也不長夏以革長上聲○箋曰夏諸夏也○傳曰革更也○李氏曰未嘗長諸夏以變革之道也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箋曰詢謀也經耦曰仇○丘氏曰仇方即崇也○朱氏曰讎方仇國也同爾兄弟朱氏曰兄弟與國也以爾鉤援鉤音溝又去聲援音袁○傳曰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疏曰鉤援一物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與爾臨衝傳曰臨臨車也衝衝車也○疏曰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在傍衝突之

稱兵書有臨車衝車之法以伐崇墉音容○箋曰崇侯虎倡紂為無道○朱氏曰按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紂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崇國名在今京兆府鄠縣鄠音户○傳曰墉城也

七章八章述伐崇之事此章首言文王之心純乎天理非有私喜怒為下文伐崇張本也崇侯虎譖文王於紂遂有羑里之囚是崇者文王之所仇也崇侯譖文王而文王伐之疑於報私怨者然虎倡紂為不道乃天人所共怒文王奉天討罪何容心哉故此章亦

設為帝謂之辭以發明文王之心帝謂文王予眷懷爾之明德不以容色而大其聲謂飾貌以廣其名也不以變革而長諸夏謂變常以廣其土也文王無心於大其聲況以色而大聲乎無心於長諸夏況以革而長夏乎不識不知不作聰明也此明德之實所謂文王有四不孔子有四毋也天理之自然謂之則即有物有則乃見天則謂理之不可踰也文王無一毫人偽之私油然大順安行乎天理之自然所謂順者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文王之伐崇也若天實親命之使之謀爾仇讎之方同爾兄弟之國以爾上城之梯及臨衝之車伐此崇人之城由此心純乎天理故喜怒皆與天合所仇者非私怨所同者非苟合也

臨衝閑閑今曰閑閑者未用也崇墉言言傳曰言言高大也執訊連連訊音信○箋曰執所生得者而言問之○曹氏曰連連連續也攸馘安安馘音國○傳曰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疏曰玉藻云聽嚮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罪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程子曰安安不輕暴也是類是禡禡音罵○傳曰於内曰類於野曰禡祭也○疏曰王制云天

子禡於所征之地春官肆師注云類禮依郊祀而為之禡祭造軍法者其神蓋蚩尤或曰黃帝是致是附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傳曰茀茀強盛也崇墉仡仡音屹韓詩云仡仡搖也○疏曰將壞之貌是伐是肆錢氏曰伐刺擊也○箋曰肆犯突也○疏曰文十二年左傳云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輕去聲是絕是忽傳曰忽滅也四方以無拂音弗○朱氏曰拂戾也

文王之問罪於崇其始未忍攻城也故臨衝之車閑閑而不用崇墉言言然高大恃險而不服文王始薄伐之而未盡用其威執其可問訊者連連而不絕所

殺獲而截其左耳者安安而不㬥出兵之初既類祭上帝及至所征之地又為禡祭㬥白其罪告之神明致以招其来附以納其降從容整暇如此四方聞之已不敢侮矣然崇人之頑猶未服也於是臨衝茀茀然而彊盛用力以攻之崇墉仡仡然將壞而危矣伐以擊刺之肆以犯突之絶之使救援不通忽之則滅其國克一崇而四方無敢拂戾以伐當其罪也疏曰僖十九年左傳云文王聞崇亂而伐之因壘而降則似兵合不戰此云壞城執訊者凡所褒美多過其實此言

訊馘必當戰矣蓋知戰不敵然後乃降彼左傳子魚欲勸宋公脩德故隐其戰事而言其降耳○朱氏曰始攻之緩戰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將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終不下而肆之也則天誅之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靈臺 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祆祥也祲音浸○疏曰此靈臺在豐邑之都所處在國之西郊大雅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皆同處在郊矣○李氏曰孟子云謂其臺曰靈臺非文王自名之也 **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疏曰王制注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魚亦蟲之別名○黃氏曰民樂文王

鳥獸昆蟲之類也之靈德而亦樂其

民附文王久矣序言因靈臺之役而始見其歸附因詩起義耳人心所歸即是天命言文王受命謂天命歸文王耳文王未嘗當而受之也孟子云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樂其有麋鹿魚鼈是也及者所謂愛其人及屋上之烏也詩記曰前二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民樂之辭也

經始靈臺令曰經度而始為之言剏建也○蘇氏曰靈善也○傳曰四方而高曰臺○疏曰左傳注

云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僖十五年左傳云秦伯獲晉侯以歸乃舍諸靈臺杜預云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哀二十五年左傳云衛侯為靈臺於籍圃則是新造其時借名之也觀去聲鄠音户

經之營之今曰朱氏孟子觧云經量度也營謀為也經營皆圖度之意庶民攻之傳曰攻作也不日成之令曰不日不多日也令人言不久為不日經始勿亟音棘〇箋曰亟急也庶民子來

首章述作臺之初文王之經度始為靈臺也經度之營謀之方見其圖度而庶民協力攻作之不多日而已成矣纔謀即成何其速也盖文王經營之始雖不

欲亟而其民如子趨父事盡心竭力故其成日自速非彊之也詩記曰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以疏瀹精神宣節勞逸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

王在靈囿音又○補傳曰凡詩謂文王為王者皆非作於文王之時○傳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疏曰於臺下為囿沼春秋築鹿囿則囿者築墻為界域而禽獸在其中麀鹿攸伏○麀音憂○釋獸曰鹿牡麚牝麀麚音加○王氏曰攸伏則孳乳得其時麀鹿濯濯疏曰濯濯肥澤貌白鳥翯翯音學○朱氏曰翯翯潔白貌王在靈沼傳曰沼池也於牣魚躍於如字牣音仞○傳曰牣滿也

次章言既築臺而遊焉臺下有囿有沼文王遊於靈囿則牝鹿乳其子伏而不動又濯濯然肥澤其白鳥翯翯然潔白文王遊於靈沼則其沼中之魚充滿而皆跳躍凡誇言其鳥獸魚鼈之美者皆民歡樂之之辭也○車馬羽旄一也有見之而欣欣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蹙頞者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之鳥獸魚鼈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鼈一語道盡詩意毛氏以為靈

道行於囿沼今鹿養之久則自馴白鳥未有不潔魚
未有不躍者豈皆靈道之行乎後之說詩者推廣毛
意其辭愈美而去詩意愈遠矣

虡業維樅　虡音巨樅七凶反○傳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板也樅崇牙也栒音荀○疏曰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虡謂橫牽者為栒栒上加之大板為之飾謂之業刻板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鐘磬之處又以彩色為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樅即崇牙之貌樅樅然也

賁鼓維鏞　賁音焚字亦作鼖鏞音容○傳曰賁大鼓也鏞大鐘也○疏曰賁大也故謂大鼓為賁鼓冬官韗人云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韗音運

於論鼓鐘　於音烏論平聲鄭音倫○箋曰論之言倫

也○今曰書無相奪倫記論倫無患於樂辟廱音壁邕○傳曰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疏曰辟廱即天子大學也此在辟廱合樂必行養老之禮

三章四章皆述辟廱作樂之事也三靈及辟廱皆同處文王既遊囿沼遂於辟廱作樂而民歡樂之言作樂之時設植者之虡其横栒之上加大板以為業其業之上又以彩色為崇牙其狀樅樅然也此虡業之上則懸賁之大鼓鏞之大鐘使人擊之遂歎美其有倫理者此鼓鐘之聲也又歎美其可樂者此辟廱之

學也文王之始作靈臺民樂成之其遊於囿沼也又樂其有鳥獸魚鼈其作樂於辟廱也又樂其鐘鼓之音所謂聞王鼓樂於此欣欣然有喜色也言之不能盡而嗟歎之不能已則民之愛戴者深矣詩記曰或疑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為以辟廱學校勦入之彼蓋未嘗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遊宴之暬御征行之扈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學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鼉音駝逢音蓬○傳曰鼉魚屬○陸璣曰鼉形

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甲如鎧甲皮堅厚宜冐鼓○今曰月令季夏命漁師取鼉上林賦樹靈鼉之鼓各注云鼉皮為鼓○釋文曰逢逢鼓聲也○傳曰和也

逢逢矇瞍奏公

矇瞍音蒙叟○疏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箋曰凡聲使瞽矇為之○傳曰公事也

申言鼓鐘辟廱之樂詠歎不能已又言以鼉皮為鼓其聲逢逢然而和乃矇瞍方奏其事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厭之辭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舊五章章四句今從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武王之雅二篇下武言繼文繼三后之文德也文王有聲言繼伐繼文王之伐功也

下武維周今曰下武以武為下世有哲王三后在天傳曰三后大王王季文王也○朱氏曰既沒而其神在天也○李氏曰書兹殷多先哲王在天王配于京傳曰王武王也○箋曰京鎬京也○陳氏曰在鎬京者足以配在天者

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文而不上武用武非其得已也此詩為繼文而作首章欲發

明武王之心先總說一代之意嚮言以武為下者周之家法也周家世世有哲王三后既往而其神在天矣武王又配合其德于鎬京焉其在京者可以配在天者先後相傳其德一也曷嘗以武為上哉○舊說下武為後世有武功然有聲為繼伐之詩故言伐崇之事此詩為繼文之詩終篇皆言文德略不及武事若首章第一句獨言武功尋繹文義全無歸着非詩意矣書言武王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謂義

德乃不得已而容德是其所尚即此詩之意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蘇氏曰作起也○今曰康誥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

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解見文王 箋曰孚信也

武王所以能配三后于京者以其於先世之德能起而求之善繼述也所求者先世之德故能長配天命有天下而傳無窮遂成王者之信也三后之德孚于民久矣至武王有天下然後其信成焉王者之事業莫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也後世以詐力取天

下蓋有僅成王業者而不能成王孚故世祚不長不足以永配天命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傳曰式法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傳曰則則其先人也○箋曰子孫以順祖考為孝

武王成王孚而為法於天下者以其永有孝思也其孝心所思惟法則前人也王者之孝莫大於法前人

中庸云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媚兹一人箋曰媚愛也一人武王也應侯順德傳曰侯維也○李氏曰順德者孝也永言孝思昭哉嗣服箋曰服事也

天下媚愛於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又言武王永有孝思昭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序所謂能昭先人之功也

昭兹来許来毛如字鄭音賚○陳氏曰許語助也繩其祖武蘇氏曰繩約也○今曰以為準繩而取正焉○傳曰武迹也於萬斯年於如字受天之祜

承上章昭哉嗣服而言武王繼述之業所以昭昭乎

顯著有自来矣由能繩約其先祖之跡宜其萬年受天之福也

受天之祜四方来賀疏曰四方謂中國諸侯也○朱氏曰賀朝賀也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武王受天之福祜故四方諸侯之國皆来朝賀雖至于萬年不以為久遠而常佐周皆世世藩屏王室也

下武六章章四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繼文之詩兼言三后以三后皆有文德可繼不專指文王也繼伐之詩專言文王以大王王季無伐功所謂繼伐者專言繼文王也周至文王始有伐功伐崇蓋其大者然而大統未集至武王伐商而後卒其功也

文王有聲箋曰聲令聞也遹駿有聲遹駿音聿峻○箋曰遹述也所述者謂大王王季也駿大遹求厥寧遹觀厥成觀李氏如字舊去聲○今曰觀視也如視乃烈祖視已成事之視文王烝哉傳曰烝君也○吕氏曰衆也得衆為君也

首章言文王之繼述也文王所以有聲聞者能遹述駿大大王王季所有之聲也述之而求其寧則惟欲相安於無事述之而視其成則惟欲持守而不變此豈有意於伐功以求加乎前人者文王君哉頌其得人君之道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疏曰別言崇者以其功最大其伐最後作邑于豐說文曰酆周文王所都○朱氏曰酆即崇國之地在京兆鄠縣杜陵西南鄠音户文王烝哉

次章述伐崇而作豐也文王惟欲述大王王季之事非有心於伐功也然受天命以討罪不容自已故有此征伐之功最後伐崇威德益著國勢浸盛程邑又不足以容乃作邑于豐以居之文王誠得人君之道也張子曰大王邑于岐山之下旣基王迹矣文王又遷于豐武王又遷于鎬者當是時民歸之者日衆無地以容之必至于遷也

築城伊淢音洫字亦作洫韻音域○傳曰淢成溝也○箋曰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廣深各八尺作豐伊匹陳氏曰匹稱也匪棘其欲箋曰棘急也遹追來孝曹氏曰來者嗣

續之意

王后烝哉

三章明作豐之心也文王之築豐邑也掘隍土以築城因而為池僅如成間之淢耳池非深也其作豐邑之制度惟其稱而已謂稱上公之制已所宜為不務侈大也初非急於從已之欲以廣都邑乃述追先人之事而致其方来之孝惟欲不墜先業耳尊稱文王為王后誠得人君之道也

王公伊濯箋曰公事也○詩記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維豐之垣音袁○疏曰垣墻也

○釋文曰垣曰　四方攸同王后維翰傳曰翰榦也○疏曰築牆所立之木○解見維

周之王后烝哉

四章述作豐人而歸之也文王行事濯乎明白其築豐之城僅如垣墻耳城非髙也然四方同心歸之皆以文王為楨榦城僅如墻而文王則如築墻所立之木喻不在險而在德故言文王誠得人君之道也池如淢城如垣不為髙城深池也文王已得人心故武王因之以伐商也

豐水東注箋曰堯時豐水汎濫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疏曰帝王世紀云豐鎬皆在長安之西南○後漢地理志注豐鎬相去二十五里○今曰禹貢東會于灃注云灃水自南而合葢灃水自南而北流入渭故豐在其西鎬在其東經言東注者是會渭之後乃東注入河也維禹之績箋曰績功也四方攸同皇王維辟音壁○傳曰皇大也○箋曰變王后言皇王者武王之事又益大辟君也○朱氏曰皇王者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皇王烝哉

五章以武王之功配禹也豐鎬在豐水之東西二都皆可言豐水此章皇王稱武王則豐水東注指鎬京所見而言也言豐水之所以會渭而東注于河者是

禹之功也武王作邑於豐水之東而四方之所以同歸周者以武王為天下之君也葢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變王后言皇王一統天下其事又大也繼伐之詩而言人心歸往者見一戎衣而天下定也

鎬京辟廱　鎬胡老反○傳曰武王作邑於鎬京○詩記曰後漢郡國志云鎬在京兆尹上林苑中孟康云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云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張子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至此始立為天子之學矣　自西自東　箋曰自由也　自南自北無思不

服皇王烝哉

六章言辟廱之化也武王於鎬京建辟廱之學德化流行天下之人由四方而来者無不服之思謂皆心服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辟廱之化深入其心也四方先言西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繼伐之詩而言辟廱教化者見武成之後偃武修文也

考卜維王箋曰考猶稽也○曹氏曰有疑必稽焉宅是鎬京箋曰宅居也維龜

正之箋曰謂得其吉兆○疏曰龜出其吉兆以正定之武王成之箋曰武王遂居之成龜兆之吉武王烝哉

七章述遷鎬之事也言稽考之於龜卜者武王也其所卜為欲居此鎬京也以吉凶取正於龜而龜出其吉兆以正定之也龜兆告吉而武王作都以居之是成其吉兆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繼伐之詩而言遷鎬者見武功既成乃建王國也文王伐崇而遷豐武王伐商而遷鎬即繼伐之功也

豐水有芑音起○今曰芑嘉穀也毛以爲草今不從○芑觧見采芑及生民○陳氏曰芑以喻人材

武王豈不仕今曰仕官也謂官使之也詒厥孫謀詒音移孫毛如字鄭音遜○箋曰詒猶傳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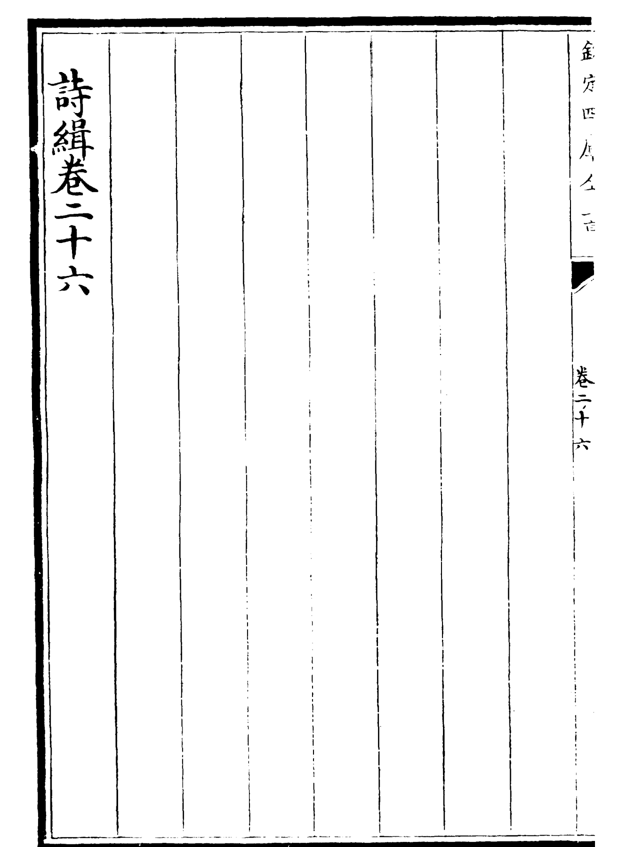
以燕翼子傳曰燕安也○今曰翼輔翼之翼表記舉此章注云安翼其子毛以爲敬今不從○詩記曰孫與子特互言之皆謂子孫也

武王烝哉

八章述用材也豐水之傍以潤澤生芑穀喻養成人材也武王豈有不仕之以官者言無不用之無遺材也武王盖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翼輔其子耳曽孫玄孫以下皆孫也謀及於孫之遠則其子可知矣聖

人為子孫之計莫大於遺之以人材所謂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孔子舉此章曰數世之仁也武王誠得人君之道也繼伐之詩而言以人材遺後人者見創業垂統之可繼子孫頼之也○或謂武王豈不用之乎留之以遺後人也如此則遺賢矣聞兼收並蓄以貽後人未聞棄而不用而以為子孫之計也豈不仕者猶曰豈不日戒耳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詩緝卷二十六